

東坡樂府箋

上

東坡樂府箋

上

孝感



序論

我們祖國的詩歌，自詩經以來，綿歷二千數百年之久，不斷產生着豐富多采的新形式。這些新形式的產生，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，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。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，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，開拓它的廣大園地，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。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。

一般所說的詞，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。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。新體詩，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。這種『倚聲填詞』的新形式，從唐、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，積累了許多的經驗，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。五、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，不期然而然的會有『句讀不葺』（李清照說）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。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，也就不妨『一洗綺羅香澤之

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度』（胡寅：酒邊詞序）從『曲子』中解放出來，在詞壇獨樹一幟，打開『以詩爲詞』（陳師道說）的新局面。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確是能夠『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』（王灼：碧雞漫志卷二）的。

在『橫放傑出』的東坡詞派尙未崛起之前，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，有很大功績的，在晚唐則有溫庭筠，『能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豔之詞』（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）；在北宋則有柳永，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（避暑錄話卷三）。這樣，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。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，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，如令、引、近、慢等，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，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，『從心所欲』的來說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。溫、柳二家的開創之功，是不容抹殺的。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曾說過：『飛卿南鄉子八闋，語意工妙，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』（渭南文集卷

二十七跋金奩集。蘇軾雖與柳永立於敵對地位，但讀到他的八聲甘州：「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」還不免要贊美一聲：「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」（侯鯖錄卷七）。蘇詞的作風，固然脫盡了溫、柳二家的羈絆；但對創調方面，如果沒有溫、柳在前，爲詞壇廣闢園地，那他也就很難寫出這許多「無意不可入，無事不可言」（藝概卷四）的好詞來。飲水思源，不能不在這裏特提一下。

從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，就是所謂北宋時代。五代以來長期割據的分裂局面，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京（開封）以後，中國復歸於統一。人民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，社會經濟也漸漸繁榮了起來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談到當日汴京的繁盛情形，是：「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，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。」都市繁華達到這樣的程度，就爲新聲歌曲創造了發榮滋長的必要條件。柳詞所以爲當時廣大人民所喜愛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。可是統治階級的粉飾太平，

掩蓋不了當時的階級矛盾。宰相呂蒙正就曾說起：『都城，天子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至此。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，飢寒而死者甚衆。』（宋史卷二百六十五）

人民遭受到這樣悽慘的境遇，有良心的詩人，是不能熟視無覩的。加上仁宗朝（一〇三四—一〇四四）對西夏用兵的累遭慘敗，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。富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詩人如蘇軾、黃庭堅等，就把西夏這個敵國刻刻放在心上，而有『甘心赴國憂』的雄圖。不但蘇詞有『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』（江城子獵詞）的豪語；連黃庭堅謫貶黔中時，還把『靜掃河西』（山谷詞瀘守王補之生日洞仙歌）寄希望於他的朋友。這些情況，反映到詩人們的思想感情上，是不容許再像柳永那樣，把生活圈子局限在『淺斟低唱』的『偎紅倚翠』中了。『關西大漢，鐵綽板，銅琵琶，唱大江東去』（吹劍錄）恰好是適應時代要求，發揮了蘇軾的創造性，用來打開南渡諸愛國詞人的新局面，這不是什麼偶然的。

蘇軾是一個『奮厲有當世志』（墓誌銘）的文人。雖然他的政治見解偏向保守，和王安石立於反對地位；但他畢竟具有愛國思想，而且是站在人民一邊的。他到處興修水利，抑制豪強，連在謫貶黃州和惠州、瓊州時，都和農民相處得很好，並不把個人遭遇戚戚於懷。這是何等坦蕩的胸襟，何等壯闊的抱負！他自己說『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當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。雖嬉笑怒罵之詞，皆可書而誦之。』（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傳）他的散文和詩詞，風格都是一貫這樣的。蘇轍替他作的墓誌銘，提到他的思想發展，最初是留意於賈誼、陸贄的政論；後來又愛好莊子，說是『吾昔有見於中，口未能言；今見莊子，得吾心矣！』終乃深契於佛教的禪宗，『參之孔老，博辯無礙。』他的思想無疑還有消極的一面。但他在實際行動中，關心人民的痛苦，所以能夠在顛連困苦的謫貶生活中，得到廣大羣衆的同情和敬愛。同時他的胸襟開闊，不介懷於個人的得失，不以一時挫抑，動搖他的心志；一直抱着積極精神來追求現實。

和真理。像那最爲廣大讀者所傳誦不衰的作品，如赤壁賦及水調歌頭中秋詞，都是這種思想感情的表現。他的創作方法是『隨物賦形』，做到『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，不得不然之爲工』。（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）所謂『滿心而發，肆口而成』。所謂『不自緣飾因病成妍』。（同上）就是說他不過分注意文字的雕琢，而作品中貫串着真實的思想感情。這是從多方面的學養和實際生活的體驗中得來的。

所謂『橫放傑出，自是曲中縛不住』的東坡詞，不等於說他全不講究音律。王灼說：『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』。（碧雞漫志卷二）陸游說：『先生非不能歌，但豪放，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』。（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）這都只是說明蘇詞不肯犧牲內容來遷就形式；千萬不可誤解，認爲學習蘇詞可以破壞格律。破壞格律，就不能夠算作長短句歌詞；死守格律而不能夠充實內容，那也就會失却它的文學價值。陸游曾經聽到晁以道說起：『紹聖初，與東坡別於

汴上，東坡酒酣，自歌古陽關。』（同上）我們再看他自己寫的陽關曲：『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？』把來和王維的渭城曲：『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』逐字對勘，連四聲都不肯輕易出入。他在黃州，隳恬陶淵明歸去來辭作哨徧，明明說到：『使就聲律，以遺「董」毅夫，使家僮歌之；時相從於東坡，釋耒而和之，扣牛角而爲之節。』（東坡樂府卷二）這難道不是作者重視詞的音律的最好證明嗎？南宋以後所謂『豪傑之詞』，自儕於蘇辛一派，如陳亮、劉過、劉克莊等，雖然集子中也有些『壯顏毅色』，『可以立懦』的佳作，但是充滿了生硬字面，讀來格格不易上口，失掉了詞的音樂性；這是不能藉口學蘇而自護其短的。

當柳七樂章風靡一世的時候，蘇軾挺身而出，指出向上一路，和他對抗。雖然他的朋友和學生如陳師道、張耒、晁補之等，都不敢明目張膽地起來擁

護他的主張，而且還是抱着懷疑態度，但他自己却憑着滿腔的『逸懷浩氣』，只管『我自用我法』地不斷寫作。這也證明他是確有遠見卓識，看準了長短句歌詞的發展道路，才有勇氣，這樣堅持到底的。風氣一開，於是他的學生黃庭堅、晁補之跟着他走了，他的後起政敵葉夢得也仿效起他的作風來了。北宋末、南宋初期，所有詩人志士，於喪亂流離中，往往藉這個長短句歌詞來發抒愛國思想，以及種種悲憤激越的壯烈懷抱；有如岳飛的滿江紅，張孝祥的六州歌頭，張元幹的賀新郎、石州慢等，以至陳與義、朱敦儒、韓元吉、向子諲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陸游、陳亮、劉過等的某些作品，幾乎沒有一個不受東坡影響的。這個『橫放傑出』的詞風，一方面也推向北方發展，有如金代作家的吳激、蔡松年等，以及元好問中州集中所錄諸作家，也很少不是蘇詞的流派。辛棄疾懷抱『喑鳴鷲悍』（劉辰翁：辛稼軒詞序）的雄才，突騎渡江，以恢復中原自任；同時把移植金國的蘇詞種子，挾以俱南，於原有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展。所謂『稼軒斂雄心，抗

高調；變溫婉，成悲涼。」（周濟：宋四家詞選序論）蘇詞發展到了稼軒，於是文學史上所大書特書的『蘇辛詞派』才得正式建立；從而使這個特種藝術形式充實了它的內容，不妨脫離音樂而獨立生存，爲長短句歌詞延長了七八百年的生命，宋末作家如劉克莊、文天祥、劉辰翁等，金末作家如元好問，以迄清代作家如陳維崧、吳偉業、曹貞吉、顧貞觀、蔣士銓、王鵬運、文廷式、朱祖謀等，雖然因了作者的身世不同而異其造詣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坡詞格的薰陶，在一些代表作品中，還凜然有它的生氣。窮源竟委，蘇軾在詞學上的地位，是不可動搖的。

二十二年前，我曾從南陵徐積餘先生借得舊鈔傅榘注坡詞殘本，並依朱彊邨先生編年本東坡樂府，重加排比箋釋，寫定爲東坡樂府箋三卷。初版剛出，遇到日本侵略者來犯，傳本遂稀。茲因各方要求，略爲訂補，並增蘇轍所撰墓誌銘及各家對蘇詞的評語，仍託商務印書館重印。試論蘇詞的特點和它的影響

所及，以供參考。不當的地方，希望讀者隨時指正。

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，龍榆生寫於上海。

序

詩文集非出手定。爲後人所輯錄者。往往次序凌獵。讀者不得尋迹相證。以窺其旨。於是乎有編年。摛藻遺詞。字有來歷。校正譌舛。必詳其源。於是乎有箋注。東坡詩前有百家王注。毗陵邵長蘅。海寧查慎行。桐鄉馮應榴。仁和王文誥。踵起編年校補。可謂備矣。獨其詞別本單行。未有從事編注者。歸安朱漚尹侍郎。始爲之校訂編年。刊之彊邨叢書中。吾友萬載龍君榆生。好學深思。以能詩詞。先後教授於廈門上海諸大學。暇日復取漚尹所編本。考證箋注。精覈詳博。靡溢靡遺。夫詞於文章。先輩所視爲小道也。然以古例今。街巷謳謠。輜軒所采。士夫潤色。升歌廟堂。三百篇亦周代之詞耳。古今文字嬗降。詩變爲五七言。又變而爲詞。爲南北曲。愈近則愈切於民俗國故。詞莫盛於趙宋。樂章片玉。幾乎家絃戶誦。東坡在當時。異軍特起。孤抱幽憂。託於風人微旨。宜榆生好之篤。而考訂之勤也。比集朋輩爲漚社。月課一詞。座中榆生年最少。著述最矜慎。箋方畢。齋稿就。予殷殷求益。予不能

有助於榆生也。因爲序言以歸之。新建夏敬觀。

序

昔李東陽論坡詩。謂漢魏以前。詩格簡古。不得著細事長語。杜詩稍爲開闢。韓一
衍之。蘇再衍之。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。此說也。予以爲尤合於論坡詞。蓋詩至玉
川。逋翁。縱橫奇詭。已非杜韓所能牢籠。雖坡無以遠過。若其詞橫放傑出。盡覆花
間舊軌。以極情文之變。則洵前人所未有。擷其粗迹。凡有數創焉。杜韓以議論爲
詩。宋人推波以及詞。若山谷。聖求。坦庵。竹齋諸家之論禪。重陽。丹陽。磻溪。清庵諸
羽流之論道。以及稼軒。中庵。方壺。西崖之論文。徐鹿卿。陸牆東之論政。枝歧。蛻嬾。
溯其源實出於坡之如夢令。無愁可解。仲淹。半山。未足比數。此其一也。曹公謝客。
好撫經子入詩。在詞則坡之醉翁操。西江月。浣溪沙。爲其權輿。後來龍洲。竹齋之
用語。孟。稼軒。方壺之用詩騷。清庵。虛靖之用易老。以及方壺。衣絮之取義。淮南。蘆
川。稷雪之數典。詩疏。雖落言筌。無嫌質實。樂府指迷。以不用經典爲清真冠絕者。
非可持繩諸賢不羈之駕。此其二也。湯衡序于湖詞。謂元祐諸公。嬉弄樂府。寓以

詩人句法。發自坡公。此殆指水調歌頭之槩。括韓詩。定風波之裁。成杜句。他如以歸去來辭諧哨徧。以山海經協戚氏。合文入樂。尤坡之創製。繼起如石林。陽春。遯庵。道園。後邨。竹山。皆有括淵明。李杜之詩。馬遷。蘇歐之文。吾鄉林正大。風雅遺音。且哀爲專集。固近緒餘。亦見創格。此其三也。荆公。子野。始稍稍具詞題。然寂寥短語。引意而止。坡之西江月。滿江紅。定風波。皆系詳序。水龍吟一章。尤斐然長言。自成體製。效之者稼軒。明秀。遺山。秋澗。蘋洲。皆二百餘字。方是間之哨徧。明秀之雨中花。皆逾二百字。白石且以四百數十字。序徵招。詩人製題之風。浸淫及詞。擲其朔亦必及坡。此其四也。要之令詞自晏歐以降。其勢漸窮。耆卿闡其變於聲情。東坡肆其奇於文字。昔之以瑩冰暉露。不著迹象爲尙者。至是泮爲江河。而沛然莫禦。蓋自凝而散。合其道於詩文矣。四端旨要。無以逾此。雖云禁囿旣開。橫流亦濫。其功罪未可遽論。然此豈暖姝拘墟之徒所當容議哉。榆生此箋。繁徵博稽。十倍舊編。東坡功臣。無俟乎揚贊。委爲弁言。聊舉碎義。祈爲讀坡詞者之一助。若云管

窺筐舉。未覽其全。則詹詹固無所逃難也。一九三四年十月。永嘉夏承燾敬序。